



痴迷“投资”的地方银行

受限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优质客户少等因素,不少银行“偏科”投资收益以实现盈利。北京商报记者翻看年报发现,投资收益对银行收入的贡献明显上升,甚至个别银行去年投资收益的占比超过100%。而与之相对的是,也有多家银行的投资收益连年下滑甚至拖累净利润的增速。分析人士指出,银行投资收益占比高会给稳健增长带来风险,未来应调整营收结构,寻求差异化发展。



依赖投资收益

一般而言,构成银行收入结构的主要包括利息收入、手续费及佣金收入、投资收益等三项收入。而在金融去杠杆、表外业务强监管等背景下,地方银行承受了较大压力,利息收入、中间收入变化不一,投资收入逐渐成为部分银行增厚收益的重要途径。

北京商报记者查看年报发现,抚顺银行、葫芦岛银行、邯郸银行、南昌农商行等多家银行近几年的投资收益及其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均出现大幅增长,甚至撑起营业收入的“半边天”。

例如,抚顺银行2018年的投资收益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达到40.45%,而2016年、2017年这一占比分别为31.13%、37.68%,呈逐年上升趋势;相对应的净利息收入占比连续三年下滑,由2016年的66.16%下降至2018年的56.08%。

葫芦岛银行2018年实现投资收益10.5亿元,较2017年的6.17亿元大幅增长70.2%;占营业收入的比例高达46.98%,较2017年32.87%的占比提升了14.11个百分点。

另一家投资收益占比较高的是南昌农商行。该行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21.73亿元,其中投资收益达到8.85亿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40.73%,对营业收入的贡献也接近半数。与2017年相比,该行投资收益占比的升幅也较大,提升了6.29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邯郸银行罕见地出现投资收益高于营业收入的情形。年报显示,邯郸银行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28.39亿元,而同期的投资收益则达到30.61亿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超过100%,为107.8%,与2015年56.94%的占比相比接近翻倍。该行2016年、2017年投资收益的占比分别达到84.11%、99.24%,也接近于100%。

不过,在邯郸银行的年报中,该行指出,在投资收益中有17.64亿元属于债券利息收入,如放入利息收入中,利息净收入占营业净收入51.43%。据邯郸银行合并利润表中的数据计算,该行投资收益占营收的比例约为45.7%,仍处于较高水平。

分析人士指出,受区域环境、异地开设分支机构等因素限制,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开展起来有难度,或者不能获得较高利润,因此很多银行去投资债券、基金等来获得投资收益。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受制于地区产业、客户的影响,中小银行寻求不到优质的项目,所以才会通过投资的手段购买一些高收益的资产。

投资亏损的“反噬”

在多家银行投资收益大幅增长的同時,不少银行的投资收益却出现下滑,甚至直接拖累当年的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形成了鲜明对比。

如温州银行2018年的投资收益仅为0.69亿元,与2017年的6.84亿元相比大幅缩水89.9%。由于投资收益规模收缩,该行同期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为同比下降8.89%、43.46%。吉林银行2018年实现投资收益1.24亿元,同比下滑96.75%;对于投资收益大幅下滑的原因,吉林银行在年报中指出,主要因2018年内将非保本收入调整至利息收入中单独核算。不过,从整体业绩来看,吉林银行2018年营业收入同比减少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62.07%,下滑高达六成。

除收入缩水外,部分银行的投资收益还出现亏损的情形。比如,拟上市银行江苏海安农商行连续两年投资收益亏损,2017年、2018年该业务的收入分别为-44万元、-2110.2万元,呈现亏

损加大的趋势。亳州药都农商行也存在投资收益亏损的情况,该行2017年投资收益亏损375万元;2018年亏损加剧,达到4167万元,较上一年亏损了10倍有余。

分析人士指出,在债市存在不确定性、监管限制信托资管类通道业务的形势下,投资收入面临一定压力。温彬认为,很多银行的投资会选择理财产品或者其他一些金融产品,受市场风险波动影响比较大,加上一些风险事件的影响,比如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会给银行的投资带来一些损失。

“虽然每家银行的战略和经营模式不一样,但过去几年受到金融创新较多的影响,很多中小银行采取高开高走的方式,主动从金融市场上筹资再投入到金融市场上。”温彬指出,在金融业整体强调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的背景下,这种模式未来很难持续下去。

针对投资收益占比、未来将会如何进行业务结构布局等问题,北京商报记者尝试采访上述抚顺银行、亳州药都农商行等多家银行。药都农商行方面表示,在金融行业去杠杆、服务实体经济的监管政策下,药都农商行主动压缩降低投资规模,使得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下滑。另一方面,根据监管新规要求,药都农商行不再按照摊余成本法进行债券价值核算,而是按照市值法核算债券资产,债券浮亏进入当期损益,使得投资收益下滑。

针对未来业务布局,药都农商行方面回应,在政策的引导下,积极优化信贷结构,大力投放“涉农”“涉微”类贷款。

抚顺银行相关人士曾表示会对相关问题进行回应,但截至发稿,北京商报记者并未收到回复。7月3日17时,记者再次拨打该行联系电话,却无人接听。

差异化竞争之路

在金融去杠杆、监管加码、同业竞争激烈的大环境下,中小银行经营压力增大。如何突破经营困境、实行错位差异化竞争是银行未来值得深思的问题。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工程系教授刘澄表示,银行未来应调整业务结构,使得利息收入、中间收入及投资收入均衡发展;三者之间的比例可以灵活调整,但总体而言要并驾齐驱,而不是单独偏科某一项收入。这样才是稳健发展之路”。

“不同银行在资金成本、目标客户、风险偏好等方面的差异将日趋明显。”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董希淼认为,因此,银行需要制定并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形成符合自身资源禀赋和能力的发展定位和商业模式。如大型银行要抓住机遇,扬长避短,提升综合金融服务能力和国际化水平;中型银行要在综合化模式下,聚焦重点区域、重点业务、重点行业,做特色鲜明的价值银行;小型银行则要脚踏实地,以社区银行为基本定位,做小、做深、做精。

在回归本源、服务当地实体经济的形势下,中小银行应找准定位,在特定业务上深耕细作。温彬分析称,中小银行需要定位区域,服务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但可能由于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相应风险比较高,银行用传统的经营模式很难具有持续性。从中长期来看,银行还是要进一步进行战略定位的调整,将更好的资源投入到当地的企业中去。同时要对客户进行聚焦,增加定制化服务,增加客户黏性。此外,还应积极采取金融科技手段,如大数据、云计算等,并加强与第三方的合作,提升风险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吴限
实习记者 任利